

利約短篇小說集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利約短篇小說集

梅 仁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一年·北京

Baldomero Lillo

CUENTOS

利約短篇小說集

书号 1514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字数 118,000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 5/16 插页 2

1961年3月北京第1版 1961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000册 定价 (3) 0.53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售

前 言

巴尔多迈罗·利約 (1867—1923)，是智利最有代表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生于智利中南部的洛塔煤矿区，父亲是煤矿公司的一个职员，他自己后来也当了煤矿公司附设商店的职员，一生在洛塔过着俭朴的生活。他同矿工有广泛的接触，经常下矿井或到矿工的家里访问，因此，他非常熟悉矿工的生活，了解他们的痛苦和愿望。他的重要作品大都是以矿工的生活为题材的。

利約是一个杰出的短篇小说作家，他的作品有《地底下》(Sub-terra)、《太阳下》(Sub-Sole) 和《民间故事》(Relatos Populares) 三个集子。这三个集子各包括十三个短篇小说，其中《地底下》有八个短篇小说是描写矿工生活的，因此最为著名，初版于1904年，以后陆续印行七次，这在智利文学作品中是不平常的事件；《太阳下》是1907年出版的，印过四次；《民间故事》则是作者逝世后，由智利作家贡萨雷斯·维拉 (González Vera) 所编纂，于1942年出版的。

在利約生活的那个时代，智利的矿工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自在阶级，还不是一个自为阶级。那时候，煤矿工人的队伍人数还少；他们没有自己的战斗的组织，甚至连后来由矿工们自己通过斗争取得的一些有限的社会保障法律也没有。

利約忠实地写出了当时矿工的困苦生活和享受不到任何权

利的悲惨处境，以及他們自发的反抗和斗争。如《十二号风門》、《工資》、《魔鬼巷》等，描写的都是煤矿上經常发生的事情，但作品写得很集中，富于艺术感染力，使人讀后不由得不为矿工們世世代代的悲惨命运而感动。

利約对矿工和外国資本家的公司，表现出立場分明的爱和憎。他对矿工和矿工的家属，总是寄以深切的同情。他把他們的困苦悲惨生活，正确地归罪于公司的残酷剝削。他通过笔下的人物，对外国資本家发出严正的譴責，指控他們是“賊”和“凶手”。例如在《瓦斯爆炸》这个短篇小说里，利約就成功地刻画了一个公司代理人的面貌，真实地暴露了他那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丑恶面目。这个外国工程师的驕橫、自負、残酷，和为了公司的外国資本的利潤，无情地剝削欺压工人的罪恶行径，描写得淋漓尽致。利約在这个短篇小说中所写的矿工的反抗和斗争，反映出当时智利矿工的阶级意識正在逐漸形成。

《地底下》出版的时候，正是智利工人开始組織工会，为自己的权利进行斗争的时候。利約的这个小說集的出版，給智利文学开辟了新的道路；他的作品中的人物，已經不是智利文学中历来所描写的那些貴族阶级和追求个人出路的資產阶级，而是完全嶄新的人物，来自新的日益扩大的工业无产階級队伍的人物。1919年，智利发生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工人罢工运动，洛塔的煤矿工人为了爭取八小时工作制和其他工作条件，組織起来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斗争，坚持近两个月，最后终于取得了胜利。这一次在智利历史上称为“大罢工”的斗争，后来在智利作家迪埃哥·穆紐斯(Diego Muñoz)于195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煤》(Carbón)中，有着詳細的描写。利約的《地底下》中所写的矿工們的反抗，可以說是預示了这次斗争高潮的到来。利約

的作品，無疑地給迪埃哥·穆紐斯等新一代的智利進步作家以很深刻的影響。

利約的短篇小說，題材是很廣泛的，並不限於煤礦工人生活這一方面。在以城鄉勞動人民的困苦生活為題材的時候，他的現實主義精神，他對普通人民的愛，對剝削者和統治階級的憎，也同樣表現得極為鮮明。例如描寫地主欺壓虐待農民、掠奪農民土地的《拐手》和《吉拉班》，反映城市貧民生活的《大雜院里》，揭露商業資本家殘酷剝削城鄉貧民的《小天使》和《店前和店後》，就是這樣的作品。此外，象諷刺統治階級官僚的《“Inamible”》和表現作者對藝術和人生看法的童話《永恒的雪花》等，也都是很成功的作品。

利約的文學創作活動，主要是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十餘年之間，由於當時智利社會歷史條件的關係，他的作品不免受到他出身的小資產階級思想意識的限制。他以一個同情者的眼光來描寫礦工，描寫雇農和城市貧民，他看不到在智利的這些被壓迫被剝削的普通人民身上正在逐漸成長的爭取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伟大力量，因此，他筆下的大部分人物，在殘酷的階級壓迫面前，或者在粗獷的大自然面前，就顯得有些脆弱渺小，無能為力，他們的反抗和鬥爭，也往往只是絕望的復仇。利約的藝術成就，在於他善於從現實生活中觀察主要的現象，以豐富多采的富於感染力的文筆表達出來。他的作品，在智利工人羣眾中擁有廣大的讀者，特別是智利的礦工，更是喜愛他的作品，認為他是他們自己的作家，把他的作品作為鼓舞他們進行鬥爭的武器。巴爾多邁羅·利約是智利現實主義文學的先驅，不但在智利文學史上，而且在整個拉丁美洲文學史上，占着重要的地位。

这个中譯本集子，共选譯了利約的十五个比較优秀的短篇小說，所根据的原本是智利当代著名作家尼古梅台斯·古茲孟(Nicomedes Guzman)編的《巴尔多迈罗·利約文集》(Antologia de Baldomero Lillo)，智利圣地亚哥“西克—薩克”出版社1955年出版(Empresa Editora Zig-Zag, S. A., Santiago de Chile, 1955)。

譯 者

1959年12月

目 次

前 言	1
-----	---

老废物	1
-----	---

十二号风門	7
-------	---

瓦斯爆炸	16
------	----

工資	35
----	----

魔鬼巷	46
-----	----

搜查	57
----	----

大猪物	64
-----	----

拐手	71
----	----

(以上选自《地底下》)

吉拉班	83
-----	----

"Inamible"	96
------------	----

永恒的雪花	106
-------	-----

(以上选自《太阳下》)

大杂院壁	112
------	-----

小天使	131
-----	-----

店前和店后	141
-------	-----

太阳下	157
-----	-----

(以上选自《民間故事》)

老廢物

从矿井里拖出一匹馬來，是一件不大常有的事。这件事情把存煤場上的卸煤工和送空車回罐籠的推車工都吸引到井口的四周来了。

他們都是些上了年紀的工人，已經干不了井下的活兒了。那匹在井下拉了十年煤車又被帶回到太陽底下來的馬，引起了他們的深切的同情。这种感情，是只会对一个忠实的、曾經一道分尝过工作中的艰辛疲乏的老朋友，才会发生的。

那头牲口使很多人回想起了他們最好的日子。那时，在窄狭的磴子里，他們凭着强劲的双臂掄起采煤的手鎬来，一下子就能把它的鋼齿打到幽暗的煤层里去。大家都認識“钻石”，它是一头精力充沛的好牲口。它在弯弯曲曲的运输坑道里，从早到晚，柔順而又不知疲倦地拉着煤車飞奔。每当难于忍受的苦役所引起的过度疲倦使他們的臂膀癱軟无力的时候，一看见这匹馬气喘吁吁地跑过，他們就会重新振作起来，就象一点一滴地摧毁着頑石的怒涛一样，繼續頑强地干着那蚂蚁打洞的工作。

大家都靜靜地等着那匹馬兒的出現。它癱了腿，治不好，井上井下的什么活都干不了啦。它的最后的归宿就是被人丢到那荒涼的原野上去。在那儿，人們只能偶尔看到一些孤寂的、为尘埃所复盖的荆棘丛，既沒有一根草，也沒有一棵树，来打破那灰色的单調景象。

再也沒有什麼地方比那荒涼的、干枯的、尘埃飛揚的原野更為陰郁的了。那里到處都是小沙丘。甚至要把沙子帶起來刮過那沒有水氣的光禿的土地上的風，也顯得很吃力。

在一處地勢稍微高一點的地方，聳立着矿井的井架、煙囪和被煙熏黑的棚屋。礦工的住宅座落在一個小山谷的右面。在那些住宅上空的稀薄空氣中間，緩慢地飄浮着一大堆黑色的濃煙，使得那個原不宜于居住的地方顯得更加陰郁。

從石灰質的土地里升上來一種令人窒息的潮濕氣息，細微的煤灰沾上了礦工們的汗污的臉。他們依傍着小車，沉默地領略着由於要把馬弄上來而得到的片刻休息。

在按照規矩敲過三下鐘之後，井架頂上的大天輪開始慢慢轉動起來，細細的鋼絲繩在輪槽里滑動着，力大無比的卷揚機把鋼絲繩纏繞到它的巨大的卷筒上去。過了一會兒以後，一大堆滴着水的黑色的東西突然從那陰暗的井里升上來，在井口上面幾米的地方停下了。那是一匹黑馬，套在一個結實的繩網里，垂掛在罐籠下面。它那僵硬的四腿張開着，身子在深坑的上空搖晃。從下面望上去，它就象一只藏在蛛網中間的巨大的蜘蛛，樣子非常難看。它在空中搖晃了幾下以後，就慢慢降到同平台一樣高的地方。礦工們很快朝這大口袋一樣的東西跑過去，將它從井口上取下來。“鉆石”在鬆開以後，疲乏地大聲呼吸着，顛巍巍地掙扎起來，立住不動了。

“鉆石”和所有在矿井里拉車的馬一樣，是一頭矮小的牲口。它的皮膚以前是光滑的，顏色象煤精一樣黑得發亮，但現在到處都是傷痕，昔日的光澤全都消失了。在那套轡頭的地方，一些大傷疤已經化膿。膝骨上面現出長久未消的浮腫，使原來美麗的腿已變成畸形，變得非常難看了。它肚子大，脖子長，臀部干瘦，

过去那輕捷丰碩的体态連一点儿影子都沒有留下来。在它干癟的腰上，鞭子的血痕还是新鮮的，而它的尾巴毛則被鞭子扯得几乎沒有了。

矿工們凝視着它，感到又惊奇又痛苦。他們熟悉的那匹活生生的馬儿，現在变成了个什么样子哟！它皮开肉綻，骯髒得令人生厌，只配給兀鷹去飽餐一頓了。当那头牲口被中午的阳光弄得睜不开眼睛，低着头一动也不动地站着的时候，一个年紀最老的矿工挺直着他那瘦弱的身軀，用疑問的眼光环顧四周。他那憔悴的方正的脸上，帶着一种严肃的、凝思的、梦幻的表情。他的目光在馬和他那一群沉默的同伴的身上来来去去地望着，双眸之內似乎蘊藏着他的整个生命。他的同伴們是一些备受摧殘，但还活在世上的废料，矿井时常把这样的废料从它的深处抛出来，就象抛弃那种沒有用了的机器一样。

他的目光，他的姿态，他的沉思默想的表情，都似乎在說：

“可怜的老伙计哟，人家把你丢开，因为你已經沒有用了！我們大家的經歷也都和你一模一样！在井底下，人家可不管你还是人还是牲口。只要我們的精力一旦使尽了，矿井就会把我們丢开，就象蜘蛛把給它当食料、被它吸干了血的蠅子的軀壳抛到网外去一样。同伴們，这头牲口就是我們一生的写照。我們同它一样，一生一世就是干活、受苦和死亡。”

在其他的矿工們的心头上，一定涌現着同样的思想，因为他们們脸上都帶着又严肃又沉默的表情。当那群人散开的时候，有的人还回过头来最后一次地瞧瞧那匹馬。它留在原地不动，連站的姿式都沒有改变。它耳朵的习惯性的迟緩的摆动和眨眼的动作，就是这全身伤痕、烂疮遍体的馬儿还活着的仅有的标誌。白昼的光芒透过清澈明淨的太空，显得更加輝煌强烈，照花了馬

的眼睛，使它什么也看不见了。它低着头，想在两只前脚中找个地方躲避刺伤它眼睛的光辉。除了安全灯半明半灭的微光以外，它那半盲的眼瞳是什么光芒都受不住的。

但是，白昼的光芒普照各处，顺利地穿过了它合着的眼皮，使得它越来越看不见了。它不知所措地朝前走了几步，头就撞在平台边的木板围墙上。它碰上障碍，好象大大地吃了一惊，就把耳朵竖起来嗅着那堵墙，不自在地喷出粗短的鼻息；接着，它退了回去，想找一条出路，但是新的障碍又挡住了它；它就象失去了引路人的瞎子一样，在木材堆、煤车和井架之间来回打转。它走路的时候，总是把蹄子抬起来用后腿的膝弯挣扎着，好象还是在坑道里的枕木间走着一样。一大群苍蝇在它的周围嗡嗡飞着，无情地叮它、咬它，越来越凶，对它的皮肤的突然收缩和光秃的尾巴疯狂摆动一点也不加理会。

在那头牲口的脑子里，也许会闪过一种这样模糊的想法，那就是它现在是呆在矿井中一个它还没有到过的角落里，那儿有一道透不过的红色的帷幕把它所熟悉的东西都遮了起来。

不久之后，一个手臂下挟着一捆绳子的马夫走过来了。他笔直地朝它走去，把它的脖子系住，拉着绳子把它牵到公路上去。公路象一条黑色的带子，最后在炎热的平原上消逝，那平原的干燥荒凉的土地朝四面伸展，一直伸到天边。

“钻石”一颠一跛地走着；它的粗老的黑皮由于接触到太阳光，痛苦地打着颤。从苍灰的天上发出的阳光，似乎有意照着那匹皮开肉裂的马，好让那些贪饕的兀鹰看得清清楚楚。兀鹰翱翔在渺茫的天际，就象一些几乎看不见的小黑点，但是它们已经知道它们要交好运，已经在窥伺着那可供它们饱餐一顿的马了。

马夫在一处低洼地带的旁边停了下来，解开了系着马的软

弱无力的脖子的繩子，然后重重地拍了一下它的臀部，让它繼續向前走。他自己則掉过头来，順原路往回走了。

当雨季到来的时候，那个窪地上积着一层水；但是，夏天的炎热很快就把水蒸发干了。在一些地势低窪的地方，还保留着一点残余的溼气，长着一些带刺的灌木和一把把干枯的、沾滿尘土的野草。在某些隱蔽的地方还有一些污水潭，但是不管多么灵巧和矫健的牲口也不能达到那些地方去。

“钻石”又飢又渴，大声地噴着粗气走了+一小段路。它时常用它的厚嘴唇去碰碰黃沙并使劲地吹着气，在接近地面的空气中吹起淡白的尘霧。地面火热，空气也象在沸騰。

它的失明的程度並沒有減輕；它眼皮下的縮小了的瞳孔，只能看見熾烈的紅色火焰。在它的脑海里，矿井下的阴影而今已是遙远渺茫，代替它的就是一团火焰了。

突然，一陣尖锐刺耳的嗡嗡的声音划过，立即接着而来的是痛苦的馬嘶声。那匹可怜的馬一下子跳了起来，使出它全部仅剩的气力，拉开它畸形的四腿，开始在荆棘丛中和窪地上面尽快奔逃。沙地里成群的馬虻在它四周飞繞着。

那些凶残的馬虻不让它有喘息的机会；它不久就失足跌落在一道寬大的裂罅內，身子給嵌住了。它几次徒劳地掙扎着，想要站立起来。但是，当它终于知道它的力量已經不济的时候，就伸长了頸子，象所有的牲畜一样，逆来順受地任凭死亡来解脫它肉体的痛苦。

吸飽血的馬虻停止了侵扰，它們振起翅膀露出宝石般閃亮的胸甲，冲过燥热的空气，象一支支金箭，消失在光輝灿烂的蓝天里了。蓝天清澈明淨，連一縷最稀薄的云彩都沒有。

一些接近大地邊緣滑动着的黑影，开始朝那匹死馬所在地

盘旋过来。許多巨大的黑鳥翱翔在高高的天空。那是兀鷹，只有庄严的兀鷹才能振起那样沉重的翅膀。它們把翅膀张开不动，在天空里打着巨大的回旋，圍繞着馬的尸体慢慢地越繞越紧。

地平綫的四面都出現了黑点，那都是远处赶来的兀鷹，它們一股劲儿很快地飞着来享用那等待着它們的盛餐。

那时，太阳迅速地向西方降落，灰色的平原越来越阴暗了。矿上收工了，象地牢里的奴隶一样的矿工开始离开他們的黑窟窿。在井底下，他們蜂拥到罐籠里去，紧紧地挤成一团，挤成一个由头、脚和相互交織着的手臂連成的大結。到矿井上面来以后，这个結子要費劲才能解开，然后再变成一长列。矿工們就这样沿着公路沉寂地走着，走向远处的家。

那个年老的推車工坐在他的小車上，从存煤場上凝視着矿工的行列。他們那駝着背的、麻木的身体，似乎还正感受着低矮坑道里的岩石的碰撞。他突然站起身来，当下班的钟声在荒凉的原野上的靜寂中清晰地震响着的时候，那老人也就拖着沉重緩慢的脚步，走上去加入了那批囚徒的队伍。对于剝削者來說，他們的生命比一块煤还不值錢。煤象一条黑色的长河，从矿床的心臟中流出来，永远沒有流尽的时候。

矿上，一切都安宁静謐，除了慢慢走远的矿工們的沉滯的脚步声外，听不出一一点声响。黄昏的朦朧越来越深浓了。在无垠的蒼穹之上，迸发出万千星斗，它們那白色的、青藍的、紫紅的光芒，在广袤大地的黄昏的微光中越照越亮。大地已經沉沒在阴影里，黑夜跟着来临了。

十二号风門*

小巴勃罗本能地紧紧扣住他父亲的两腿。他的耳朵里轟鳴着，罐籠的底好象要从他脚下逃脫似的，使他产生一种异样的难受的感觉。他在站进罐籠的时候，隱約看到了豎井墨黑的大口，他仿佛觉得已經被投入了那黑暗的深渊。他的一双大眼睛恐怖地瞪視着阴森森的井壁。他們正以令人暈眩的速度朝井下墜落。罐籠在这样寂靜地向下沉的时候，沒有一点震动，除了水滴打着罐籠鉄頂的响声外，再也沒有一点声音。所有的矿灯都似乎就要熄灭，借着那微弱的光，可以模糊地看到在罅縫的阴影中和突出的岩石上，有一串一串的黑影象箭一样地朝上飞。

过了一会儿，速度突然减低，踏在向下沉落的鉄板上的两脚，也比较稳当了。罐籠的鉸鏈和鉄索磨擦出重浊的軋軋的响声，它那沉重的鉄架子就在平坑的入口处停住不动了。

老矿工牵着孩子的手一道走进黑暗的坑道。他們是最先下井的一批人，那时候井下的活动还没有开始。平坑相当高，矿工們可以伸直着身子走，但是向上瞧，却只能看到粗大的支架支撑着的坑頂的一部分。坑道的側壁，在瀰漫于深邃而阴森的矿洞里的浓重幽暗里隐藏着，看都看不見。

* 风門，矿井下的通风装置。需要隔絕风流但仍要通行运输的地方，都有設置。

他們在离开一堆坑木四十米地方的一个岩石中凿出的洞窟前面停了下来。洞窟的頂上坼裂了，顏色象煤烟一样发黑。洞頂上挂着一盞洋鉄皮做的灯，微弱的灯光使它显得特別幽暗和阴影幢幢。洞窟里面，有一个小老头伏在桌上，在一本大登記簿上登載着什么。他的黑衣服使得他那滿布深深皺紋的脸显得格外蒼白。他听到脚步声就抬起头来，用疑悶的眼光盯着老矿工。老矿工胆怯地走上前去，低声下气地說道：

“先生，我把孩子带来了。”

監工用他銳利的目光把那孩子的孱弱的小身体看了一眼。孩子四肢細瘦，褐色的脸上流露出年幼无知的神情，两只发亮的眼睛象受了惊的小野兽的眼睛一样，睜得大大的。所有这些，都給監工一个不好的印象。这个小家伙就同許多不幸的儿童一样，一下子就要被夺去嬉戏玩耍的童年生活，在潮湿的坑道里，在风門的旁边，慢慢地枯萎而死。这样的景象，使得这个成天面对着人世悲苦而变得冷淡无情的監工也不由得感到心軟。他脸上繃紧的綫条松弛下来了，但他还是以他严厉的样子对老矿工說話。老矿工被他对他孩子的那一番打量弄得非常不安，神色惶惑地注視着他。

“我說，这孩子还使不上力干活呢。他是你的孩子嗎？”監工問。

“是的，先生。”

“那你就得可怜可怜他小小的年紀，先送他到学校里去呆一个时候，再把他送到这儿来下葬也还来得及。”

“先生，”矿工咕囁着，粗哑的声調里含着苦苦哀求的意味，“我們一家六口，就只有一个人干活。巴勃罗已經滿八岁，他應該掙他自己吃的面包了。他是矿工的兒子，他要干的也就是他

長輩的這一行活。我們這一輩子除了在礦井里瞎摸以外，哪儿上過什麼學。”

他的悲哀的戰慄的聲音突然被一陣劇烈的咳嗽打斷了，但是他潤濕的眼睛里還是流露出固執的懇求神色。監工被他沉默的懇求打動了，就拿起一個哨子一吹，哨子的尖聲在空寂的坑道遠處回響：坑道里傳來了一陣急促的脚步聲，門洞旁邊出現了一個黑影。

小老頭對那個來到的人吩咐道：

“胡安，你把這孩子領到十二號風門那邊去，讓他接替趕車工何塞的儿子，就是昨天被煤車撞死的。”

接着，他突然轉過身來對着正在開始喃喃道謝的老礦工，聲色俱厲地說道：

“我知道你上星期沒有挖夠五事煤，那可是每個采煤工一天出貨的最低定額。你得留點兒神，如果事情還是照那樣下去，那就只有把你除名，讓你勤快一些的人來干你的活。”

他隨即把右手一揮，打發他走。

他們三個人不聲不響地走開了；三個人的脚步声在黑暗的坑道里慢慢地愈來愈遠。他們在鐵軌的中間走。為了避開陷在泥里的枕木，他們就揀釘鐵軌的道釘附近走，迈的步子時大時小。那個帶路的青年礦工在前面，後面跟着手牽着小巴勃羅的老礦工，他把頭俯在胸前，墜入沉思默想。監工的話和話里所包含的威脅意味，使他感到非常痛苦。好久以來，大家就都看出他的體力衰弱了。他一天比一天地走近那條分界綫，年老的礦工只要一旦越過這條致命的分界綫，那他在礦井里就成為一塊沒用的廢料。凭他起早睡晚，每天不顧死活地干上十個鐘頭，在狹窄的磚子里象蟲子一樣地亂爬，狠狠地刨煤，都無濟于事。那煤